

爱花的母亲

■兰曦

前几日，见朋友小花圃里的绿植挤挤挨挨，满是蓬勃生机。一时手痒，便挖了几株回来，给空荡的阳台添一抹新绿。看着满眼舒展的翠色，忽然就想起了母亲的花。

我对花草的喜爱，是受母亲的影响。母亲爱花，尤爱开得热闹、颜色鲜亮的花。小时候，老家平房院子里的那棵粉红月季是她的心头宝。她总提个小桶浇水，松土时连草根都舍不得碰。日日精细照料，最后竟长成了一米多高的“月季树”。风一吹，满院都是甜香，吸一口，连鼻腔里都像浸满了蜜。如今我还常常想起那树粉嫩的花，想起在艰苦岁月里，母亲像照料花儿一样，把日子打理得有了些许美好的诗意。

刚转到城里上学那年，我像只被扔在陌生森林里的小兽，不会说普通话，跟不上课程，连课间都缩在角落。父亲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便在一个周末带我去了母亲做工的工地。毒辣的太阳把地面烤得发白，母亲混在一群壮实的男人中间，挑着两大筐泥沙，腰弯成了紧绷的弓，汗水顺着鬓角往下淌，把后背的衣衫浸出大片深色。我攥着父亲衣角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忽然就想起母亲养在窗台上的那盆君子兰——再冷也不低头，开春就抽出花箭。那天我没敢哭出声，只觉得心里有东西被点燃，像种子破了土，生出一股不服输的劲儿。

后来父亲工作调动，我们搬了三次家。每次打

包行李，母亲最上心的永远是花。能移栽的就带走，带不走的就托付给邻居照看。她总念叨：“花是有灵性的，你对它好，它都记着。”

在母亲手里，再普通的花也能活出个模样。我们家的阳台，永远是整栋楼最热闹的角落：月季迎着太阳笑，长寿花攒着橘色的小灯笼，连课本里说的“臭绣球”天竺葵，都被她养得开起了玫红色的大花球，凑近闻闻，竟也带着点甜香。她不执着于名贵品种，我顺路买的花，邻居给的苗，到她手里都成了宝贝。飘香的月季、洁白的茉莉，还有那爬满墙的蔷薇花，都被她养得枝繁叶茂、花团锦簇，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。那些花里藏着的，是她对普通日常的热忱与期盼，是烟火气里的温柔与美好。

母亲节那天，我看着阳台上刚栽下的绿植，忽然想给母亲打个电话。想告诉她，我也学会了像她那样，在平凡的日子里种出美好；想告诉她，以后换我做她的依靠，替她把腰杆挺直，陪她好好看遍每一季的花开花落；想告诉她，她就是我心里最坚韧也最温暖的花，开了一辈子，也香了一辈子，并且持续地影响着我。

风从阳台吹进来，带着新绿的气息。我仿佛又看见母亲蹲在花前，阳光落在她的发梢，她的指尖拂过花瓣，温柔得像在抚摸整个世界。

愿时光缓行，让我能陪着她，看更多次的花开花落，感受更多年的岁月静好。

（作者地址：张湾区大峪路）

风水

■龚丽丽

清晨，阳光和煦，春风拂面。柳林沟人行道上，送娃上学的、上班的、采买的、散步的……行人匆匆，络绎不绝。

“本地莴笋两块，本地菜薹两块五，本地红根韭菜三块五……”伴着这熟悉的喇叭声，我把儿子送到幼儿园，再折返回来。这家果蔬店离幼儿园仅百米之遥，却成了附近最热闹的地方。

自打儿子上幼儿园，这儿便成了我每天的必经之路。沿着柳林沟一路细数，菜店少说也有五六家，可唯独这家，每天早上称菜付款的人都排着队，出来的人手里总是大包小包。

曾有一年光景，因地下管道施工，柳林沟所有公交车停运。只剩半边路通行，车辆像蜗牛般在长龙中缓慢挪动。另外半边被高高的挡板围起，里面正加紧施工，只在旁边留出一条窄长的过道，仅容一人通过。漫长的施工期让一些不景气的店面索性关门歇业，可这家店却像有魔法似的，丝毫未受影响。我常常送完儿子，在这儿买了菜提到单位，下班再带回家。

买的次数多了，和店主也熟络起来。两口子三十多岁，是郧阳区柳陂人，卖菜已有八九年。最早在老虎沟市场经营，前两年因店面拆迁，才搬到这里。

“老板，你看，这姜怎么是绿的？”正说着，一位大妈拎着袋子，气冲冲地走进来。

“阿姨，真不好意思，昨天进货时也没注意。这样，多少钱？我退给您。”老板娘连忙解释，顺手拉开零钱盒。

我在一旁看着，不由暗自称道。老板娘说，他们也是从别人那儿批菜，挣个差价。这种事偶尔会有，但只要顾客拿来，她都一分不少地退钱。

卖菜是个辛苦活。凌晨两三点，批发市场已人来人往。要是夏天或过年时节，想拿到好菜，得更早去守着。为了帮老乡卖菜，也为了压低进价，夫妻俩常开车回柳陂老家，到农户那儿收菜，还教他们怎么打理出品相好的蔬菜。回来后，还要一把把绑好、摆齐，尽量赶在六七点前收拾妥当，好让早

起的顾客一来就能买到新鲜菜。

忽然想起去年冬天，快过年时的一个清早，我在店里买菜，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太太来问有没有藕节卖。头一回听说有人专买“藕头”，我挺好奇。老板娘一边称菜，一边爽快答应：“阿姨，我明早进菜时帮您留意，您记得来拿啊！”数九寒天，店里没暖气，我却觉得一股暖意涌上心头……

不知怎的，今年春节后，送儿子上学经过那里，却迟迟不见小店开门。照理说，正月十五过了，年也过完了，正是做生意的时候，老板怎么还不开门呢？我心里有些纳闷，也有点担心。这两口子就像老朋友似的让我惦记，种种疑问绕在心头。

后来，眼看原来的店铺被拆掉货架、重新粉刷、换了新招牌，也就慢慢接受了“店主已换”的现实。

新店开的还是果蔬店，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。我习惯路过时朝里看一眼，有时店还没开，有时老板正在摆菜，偶尔也只有零星几个人在选……我却连抬脚进去的欲望都没有。

大概又过了两周，在离老店三五个门面的地方，又传来了熟悉的喇叭声。那声音像有磁力似的，把我径直吸引过去。店门口依然摆着青翠的蔬菜和香气扑鼻的水果，进进出出的人络绎不绝。在门口收银台旁，我从人群里看见了老板娘熟悉的身影——招牌还没来得及挂上。

只是新店离幼儿园更远了些，如果不顺路，还得特意绕一段。显然，位置不如从前。可这家店，照样整齐有序，生意红火。

日子一长，原来那家店的顾客寥寥无几，老板干脆改成专营水果了。而这边，两口子每天仍忙得热火朝天。每次路过，老板娘不是在称菜收钱，就是在择菜剥豆，几乎没见她刷过手机。

“老板娘，不管你搬到哪儿，生意都这么好啊！”我忍不住打趣。

“那当然，他们在这儿好几年了，我们都认她。”“她家从不短斤少两，菜也新鲜。”没等老板娘接话，旁边的顾客就抢着说。

走出店门，我看看隔壁店里稀疏的客人，再回头望望忙得团团转的两口子，忽然明白：原来，勤劳、本分与热心，才是这世间最好的风水。

（作者单位：十堰市疾控中心）

梦回鲍峡

■周汉金

岁月匆匆，转眼51年过去，那段建设襄渝铁路的军旅岁月，早已镌刻在我的生命里，每每入梦的，依旧是那个承载着青春与热血的地方——鲍峡镇。

1975年1月，刚高中毕业的我应征入伍，成为铁道兵一师的一名新兵。我们从贵州都匀集结出发，乘坐闷罐军列，沿着黔桂铁路一路向北，经柳州、过桂林，跨越湘江、长江、汉江，历经数个昼夜的颠簸，最终抵达湖北均县（现丹江口市）六里坪572厂，由此开启了我的军旅生涯。

为期四个月的新兵训练，严苛而充实。我褪去了书生的青涩，练就了军人的刚毅与担当。4月下旬，训练结业，我被分配到铁道兵二团汽车一连，连队驻地在郧县鲍峡公社，从此投身襄渝铁路建设的一线战场。

当年施工与生活条件极为艰苦，没有大型机械设备，铁路建设全靠铁道兵人力攻坚。开山凿洞、铺路架桥，每一段路基的夯实，每一寸铁轨的铺设，都凝聚着战友们的血汗。作为汽车连的战士，我们肩负施工物资运输的重任，日夜穿梭在崎岖险峻的山间公路上。晴天尘土飞扬，满身泥土；雨天道路湿滑，险象环生。我们不分昼夜地将钢筋、水泥、砂石等物资准时送往施工点位。

1975年夏秋时节，连日暴雨倾盆，山体滑坡、河水暴涨，驻地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，襄渝铁路施工路基、物资也岌岌可危。

灾情就是命令，全团战友第一时间投入抗洪抢险战斗。狂风暴雨中，我们扛着沙袋，踏着泥泞，加固河堤、抢运施工物资、转移被困群众。泥水浸透了军装，碎石划破了手脚，没有一人退缩，没有一人叫苦。

在这场殊死搏斗中，铁道兵二团几位年轻的战友永远倒在了抗洪抢险一线，将宝贵的生命留在了这片深山热土。天人永隔的悲痛，笼罩着整个军营，成为所有战友心中难以磨灭的伤痛。我们强忍悲恸，擦干眼泪，也不曾停下奋战的脚步。

1979年，战事再起，我们铁二团奉命整装出征，奔赴前线参加对越自卫反击作战。战事结束，部队凯旋北上，移师山东，投身充石铁路的修建工程，继续为国筑路奉献力量。

后来铁道兵集体兵改工，当年我们铁二团的建制队伍，又重返十堰这片挥洒过青春的热土，先后承担起十堰武当路建设和二汽汽车试验场等重点工程施工。昔日的铁道兵将士，把严谨作风和吃苦精神带到地方建设中，为十堰城市发展、为二汽汽车工业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时光荏苒，半个世纪匆匆而过，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，早已鬓染风霜。可那段军旅岁月始终历历在目，一幕幕清晰如昨。

梦回鲍峡，缅怀牺牲战友，铭记峥嵘岁月，这份军旅情怀，终将伴我一生，永世珍藏。

